

鬆弛緊繃的心弦
——忘卻椎心的過往——

向愛展翅

敘情深切
字字銘心

于佳鷺



希代文叢
345

向愛展翅

于佳鷺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向愛展翅／于佳鷺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4[民83]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希代文叢；
345）
ISBN 957-544-674-7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0225

向愛展翅

作者：于佳鷺
發行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執行主編：周景音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3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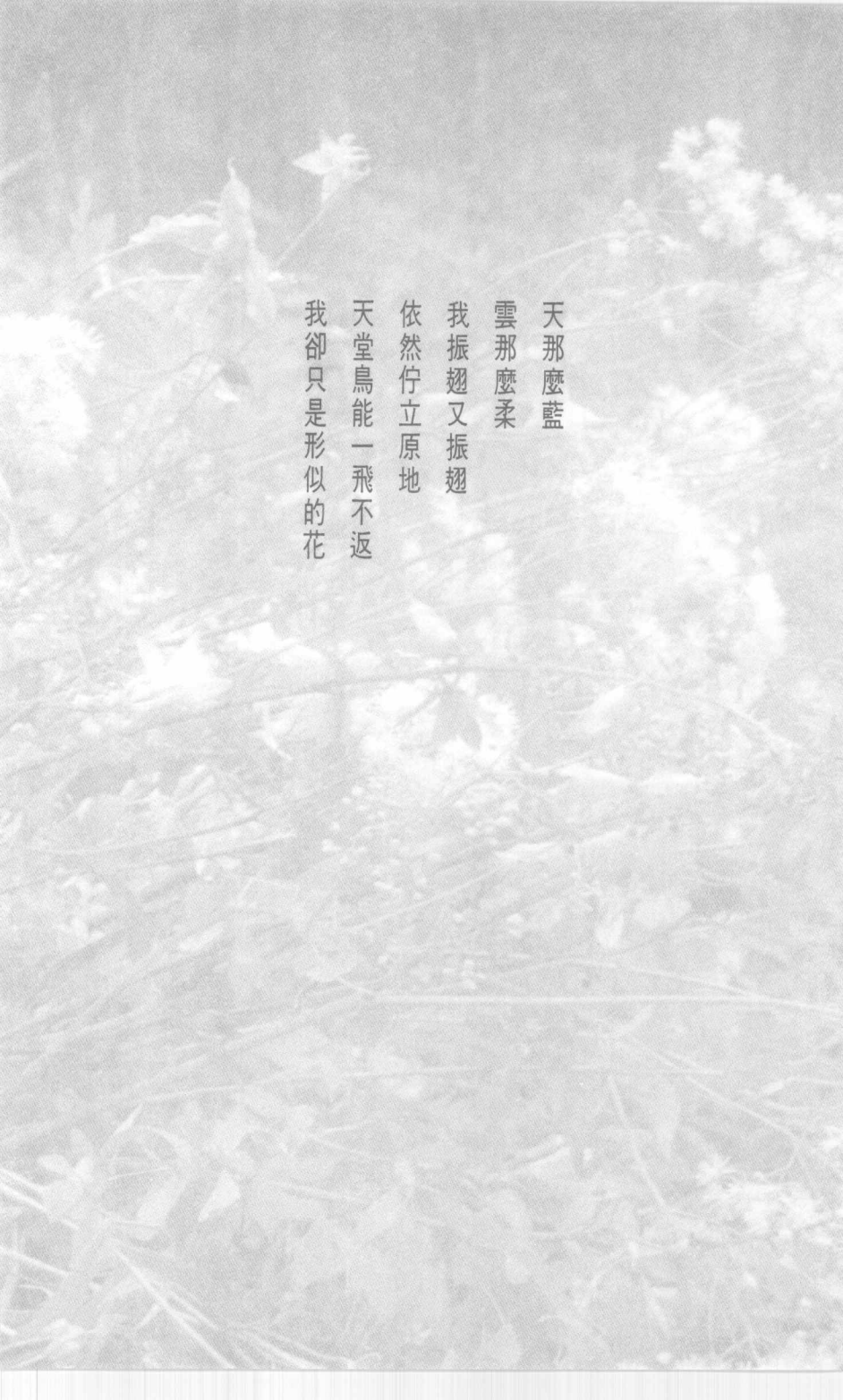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674-7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天那麼藍

雲那麼柔

我振翅又振翅

依然佇立原地

天堂鳥能一飛不返

我卻只是形似的花

自序

于佳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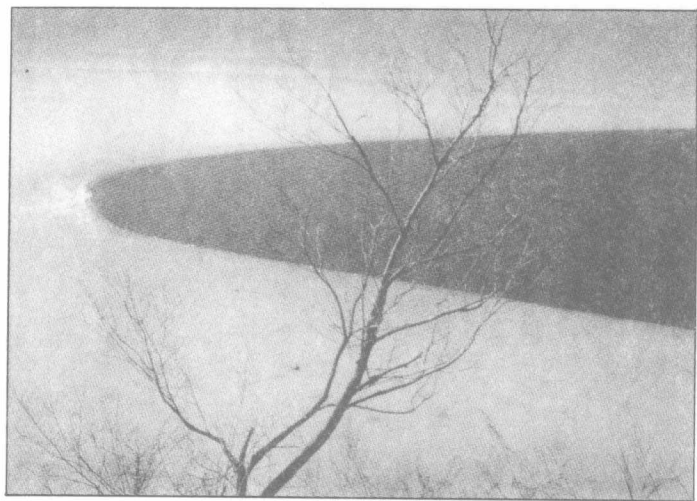
「如果可能，我寧願拋棄現在的功成名就，重拾失去的過往。」女友哀傷的這麼說著，看看她光鮮亮麗的外表，真讓這個在現實社會中踟躕不敢向前行的我，既羨慕又自卑。

但她反問我一句：外在的得意能代表什麼呢？是啊！我想一個人最重要的，是內心真正的覺得自己快樂，若生活毫無樂趣可言，要那麼多的掌聲與讚美何用呢？

就因為這樣我按捺不住心中好奇蟲的作祟，忍不住的追問她覺得不快樂的緣由，原來在她小時曾受到傷害，也難怪她會排拒所有追求她的人，在她內心深處，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污點且不完美的人，因為她覺得自己再也沒有追求幸福的資格了，因為……太多的因為，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只能熱淚盈眶的看著她。

經過這幾個月的努力，這本《向愛展翅》終於完成了。

向愛展翅



江芷寒抬高擺明了絕不妥協的、傲氣的臉瞪視著他，不是她愛跟他作對，只因他不似以往的疼惜她的母親——自從他的生意失敗後，繼父整個人突地來個九拐十八彎的大轉變，以前溫和儒雅的他，於轉瞬間全變了個人，讓她和母親感到了在心底狂奔竄的心慌、措手不及的無力感。面對他的無度索要求，她的母親總是無怨無悔的付出，以滿足他的需求。但是，當一個突然從人生的最高點跌落谷底，心緒或多或少都會有難以調適的時候，然不管是什麼樣的情事或什麼樣的尺度，總有頭尾的區分吧！

而繼父呢？絲毫不減他暴戾的殘忍，反有變本加厲的趨勢，總是把她們對他的容忍與體諒當成是看不起他，或者是同情他的鄙視。對於繼父，她可以說是愛他的，但他總讓她的心在一片敬畏、愛恨交加的複雜情緒中，交縱雜錯著，因為他於母親和她在父親離棄她們母女倆時，伸出了他的援手，讓她們解除父親帶給她們的夢魘，如重獲新生般的向他依靠，那年她剛好十三歲，而她也過了二年幸福的日子。

但是，一直到今天她才真正明瞭，七百多個日子，短暫得讓她好想再度抓緊原本該屬於她的幸福人生。而現在面對繼父猙獰相向的臉孔，她終於知道好日子總是不長久啊！江芷寒在心底感嘆著時不我與呀！

王剛瞇著如綠豆般大的小眼，打量著他的繼女，鼻子因為情緒加速的衝撞，不時的上下振動噴著氣，喉間突出的喉結不時的因為貪婪，而猛吞口水顫動著。

「嘿！瞧瞧，我親愛的繼女，如今已是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小美人了。」他賊不溜丟的眼，直在她發育良好的身子打轉，「嘿！嘿！芷寒哪！沒想到妳十五歲，就有這麼一副惹眼的身材。」王剛有些按捺不住的，猛擦著汗濕的手，隨即露出滿口因無度咀嚼檳榔、吸煙而發黃的牙，不懷好意的訕笑著：「我先去料理妳母親，回頭我再回來找妳安慰安慰妳寂寞的心。哈！哈！」說完頭也不回的就走了出去。

門外傳來上鎖的聲音，她知道這回她鐵完蛋了——徹徹底底的完蛋了。她無力的垮下身

子，反身撲倒在床，悲哀的啜泣著，耳邊又傳來母親苦苦的哀求：

「芷寒，離開這裏吧！」面對女兒一臉的倔強，讓身為母親的她忍不住嚎啕大哭，抓著她稍嫌纖弱的肩頭，用力的、狠狠使勁的搖著她：「就算媽求妳好不好？」

「不行，要走我們一起走，說什麼我也不會把您丟下不管的。」

「芷寒，別倔了，這樣下去，連妳也會毀在他手裏的。」

「那您呢？您就這樣的任其糟蹋、凌辱嗎？」芷寒眼裏因母親的認命，而冒著憤怒的火花，繼父對她們母女倆是有恩，但這一切都在他對母親施暴後一筆勾消。再說他的寶貝兒子王強在台北求學的一切所需，全是她母親辛辛苦苦掙來的，而現在？不行，她說什麼也要求母親和她一起離開。

「媽！我求您，跟我一起離開好不好？」芷寒苦苦哀求著，見母親不為所動她只好以她的未來做賭注。「媽，如果您不肯跟我一起走，我是不會離開這兒一步的，絕不，絕不。」

「芷寒妳……」母親揪著心，悲慟的哀吼著：「我已經是一隻腳踩棺材裏半死的人了，還會有什麼未來可言呢？但是妳還年輕啊！美好的生命等著妳去品嚐、創造呢！乖，聽媽的話好不好？離開這裏，去追求屬於妳的未來。」

「媽……」

「就這樣了，媽自己的事我自有打算，別替我擔心。」說著黯然離開。

母親的悲愴、心碎、無奈、認命與妥協的聲音，在她的心裏掀起千層浪，萬般的悔恨在胸中凝結，「當初要是聽從母親的安排，就不會讓自己陷入這進退維谷的死胡同了。」芷寒懊喪惱恨的把頭埋在眠被裏，好似如此這樣，便無需面對即將來臨的噩夢了。

門外傳來鎖頭掉落在地發出的鏗鏘聲響，打散了芷寒臉上滿掛著的倦意，頰上仍依稀可辨兩條淚痕。突地，門開了。芷寒倏地從床上直起身子，恐懼頓時充塞她整個胸腔，頭皮在王剛眯著色眼一步一步朝她逼進時發冷，延伸至全身。

「完蛋了。」芷寒悲哀的在心裏無言吶喊著：誰來救我啊！媽，您在哪兒？快來救我啊！隨著冷空氣流竄的酒氣，讓她感到一陣急欲奔逃的昏眩，她要吐了。下意識的她連忙直起身子，反身欲衝出門去，無奈卻被王剛狠狠的揪住頭髮，他目露兇光、冷哼一聲：

「想逃嗎？沒機會了，當初妳就該聽妳媽的話離開這兒。哈！我也想也許妳會比妳那個媽更帶勁兒的，」他粗邪的呸了一聲怒罵：「真他媽的，我不知是倒了八輩子楣，才會娶了妳母親，還是我犯賤？要不是娶了妳媽這個掃把星，我的生意也不會倒得這麼快。」他反身走到門口，把門打開，冷笑著：「我現在要索求妳母親欠我的債——從妳身上。」

「爸，我求您放了我吧！」芷寒痛苦的哀求著：「我……我不是想逃，我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

他有些動容的打量在她臉上閃現著看似不假的痛楚，這是她第一次喊他爸爸。「爸

爸」，他嘴角緩緩揚起一抹詭異的笑，緩緩搖著頭嘆道：「太遲了，現在才叫爸爸，也不能改變接下來的命運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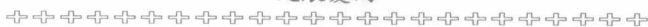
他有些心急的流著口水，拖著她掙扎的身子，往床的方向走，隨即把她拋向床上，如惡狼撲羊的撲向她，「好好享受吧！我的乖女兒。」他惡狠狠的強調「女兒」這兩個字，可讓芷寒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，其實他說的沒錯，從母親嫁給他之後——她沒給過他一天好臉色看，沒有把他當成親人看待過。現在，她是自掘墳墓、自食惡果罷了。

「不要，求你。」芷寒扭曲著身子掙扎著、拍打著他、哀求著：「不要……，爸，我求您？」

「唉喲！」他搓揉著被她利爪抓傷的臉，手指頭淌著血痕，他暴怒的直甩她幾個結實的耳光，額上的青筋暴起，雙眼佈滿駭人的兇光，他猙獰的大笑著：「妳這個賤人，本來我還想這該是妳的第一次，應該給妳溫柔的。」他兇狠的撕扯著她身上的衣服，猴急的順手扯開掛在他身上已然是累贅的衣服。一雙手忙碌的探索，他的嘴像久未品嚐處女芳香，飢渴的在她身上咬合著。

「媽……」芷寒在心中吶喊，任由無助的淚水洗劫她已遭污染的心，她的心裏明白就在他撲向自己的那一剎那起，她就不再是完整的。

「你這該死的殺千刀的，放了我的芷寒。」母親虛弱的聲音在門口響起，她想叫、想



喊，但是隨即傳來的痛楚——從雙腿間傳來的痛撕裂著她，痛幾乎讓她失去意識……在她耳邊縈繞著繼父粗鄙的呻吟，他無度的需索，讓她在不堪負荷下選擇了昏厥。

第一章

十年後……

窗外下著讓人忍不住感傷的雨，從白晝到黑夜，從黑夜到白晝。芷寒停下手邊的工作，漫無目的在十坪不到的空間溜轉。十年了，距離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痛楚，一轉眼間過了十年——當時繼父也因為太過激奮，導致心臟負荷不了衰竭而亡。

王強，她的繼兄。當時他正在台北求學，父親生意失敗後，他曾經要求暫緩學業，希望為這個新建立的家盡一己之力，但被母親拒絕了。此後他就一直待在台北專心於學業，只是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，竟是如此殘酷與無恥之人，心痛與對芷寒的愧疚，逼使他含愧出國，這個家就這樣四分五散了。

而她呢？於事後不到一個月，她突然發覺自己生理上有了明顯的變異。她懷孕了，這對

她來說有如青天霹靂，狠狠的敲在她心頭上痛如刀割。而後在自己的堅持下，在密醫那施行墮胎手術，卻因為手術沒有完全，導致子宮潰爛，竟讓她成為不完整的女人——在她十五歲的時候。

母親呢？身受的打擊與刺激，幾乎讓她崩潰，此刻她在廟宇裏禮佛，帶髮修行。對於母親的決定，讓做女兒的她只能無奈表示贊同——在這個世界上，她就只剩下母親這麼一個親人，過去母親爲了她吃了不少苦，現在呢？她有能力了，也準備好好的奉養母親的時候，卻因為她讓母親重回令人無以招架的乖舛命運，也許在廟裏，母親會比在這滾滾紅塵中陪著她打滾還不見得能翻身，要來得快樂吧！

雨終於停了，也許是累了、倦了，也許是稍作休息吧！爲另一場更宏偉、更嘹亮，更壯大的天籟之音做準備吧！爲什麼會這樣呢？難道天要休息，地也要休息嗎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麼我們人呢？在繁俗喧囂中、在嘲聲嚷嚷中、在車水馬龍間、在人們爲自個兒設限的牢籠中翻轉的人們，是否也需要休息呢？是他們不懂，還是他們沒有資格休息？芷寒打開窗戶；順手接住正往下掉的花瓣，心中無限感慨，落花可否知道自己爲什麼會掉落？是因為那片蘊藏著豐富礦野的大地在聲聲的召喚，還是爲了追尋已然掉落的情人，而甘願耗用它短暫輝煌的生命，只爲今生已不復拾得情深義重呢？真是如此，那我呢？芷寒望望躺臥在手心間的花瓣問道，今生我還有資格被愛嗎？在我失去純真、失去自我、失去了活著的目的的時候，